

“确实、真的、实在”的多维度辨析*

——语义、句法、语篇和汉语语法分析

石定栩

提要 本文从句法、语义、语篇这三个维度讨论“确实、真的、实在”的异同。结论是它们的语义有很多共性,构成一组近义词;它们的句法功能有相近之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互换而不改变单个句子的可接受程度;它们所在的当前命题与背景命题有不同的语义逻辑关系,或者说牵涉到的语篇脉络不同,所以在具体的语篇中这三个词语很少能够互换。多维度分析可以为汉语语法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 确实 真的 实在 句法-语义-语篇多维度分析

1. 多维度语法分析

自然语言是个讲究效益的系统,同一个事物在同一语境中用几个完全等同的词语来描述是极为罕见的现象(Bloomfield,1935;吕叔湘,1979;Chomsky,1995)。不过,有些词语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描述同一个事物或性质,形成一组近义词。比如“一连、连续、连连”描述的都是动作或事件的接连不断,而“真的、确实、实在”都表示肯定,因而构成两组近义词。大部分近义词只是从某一特定维度(dimension)考察时才会显现其相近之处,换一个维度去分析很可能就相距甚远了。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多维度分析的思路(Kaplan,2004;罗琼鹏、崔晋,2017),可以从一个维度去寻找近义词的相似之处,再从另一维度去厘清它们的差别,从而对近义词作出全面的描述。

本文采用多维度思路来辨析“确实、实在、真的”,通过真实语料描述它们的相似和相异之处,归纳出语义、句法、语篇等方面的表现及其规律,并且对这些规律作出理论上的解释。本文的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和笔者的现代汉语文本语料库,不再逐一括注。

2. “确实、真的、实在”的语义共性

“确实、真的”和“实在”都可以用作形容词或者副词,而且在用作形容词或充当副词时都是近义词。语法著作在分析它们的副词用法时多半归纳为肯定副词,即表示说话人对情况的肯定(刘月华等,1988/2001;张谊生,2000、2004、2010;张斌,2010)。虚词词典为它们的副词用法释义时,大多采用表示真实性的词语,加上对肯定态度的各种描述。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成语法的汉语研究与新时代汉语语法理论创新”(18ZDA29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疏漏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吕叔湘(1999:460、492、668)明确指出,副词“确实”是“对客观情况的真实性表示肯定”;“实在”表示“完全正确;的确。强调事情的真实性”;而“真(的)”则相当于“实在、的确”,“用来加强肯定”。张斌(2001:447、493、715)的做法大致相同,认为“确实:表示十分肯定,有‘的确’的意思”;“实在:表示十分肯定,有‘的确’、‘确实’的意思”;而“真的:表示对事物或情况的确认”。朱景松(2007)也是用同一组词语做释义,再加上一个对真实性加以肯定的句子:“确实:的确,对客观情况的真实性进行肯定”;“实在:的确,真的是(某种情况)”;“真(的):的确,实在(是什么情况)”。侯学超(1998)则直接用这几个词语互训:“确实:表示对客观情况的真实性充分肯定,即情况完全符合实际;的确,真的”;“实在:表示确认;的确,确实”;而“真的:表示可信度极高;的确,确实”。

这些释义和描述都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说明这几个副词的基本语义十分相近,具有相同的表义功能。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例(1)(2)(3)这样的句子中,“真的”“确实”或“实在”可以换成另外两个而不影响句子的可接受程度。

- (1) “一定要转达我们对打捞人员的感谢,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 (2) 老首长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
- (3) 后来见我实在可怜,一位导演才决定给吴强8000元的手术补偿。

3. “确实、真的、实在”的句法共性

吕叔湘(1999)、张斌(2001)和朱景松(2007)对这几个词语的描述揭示了它们的语义共性,也提供了句法分析的坚实基础。吕叔湘认为“确实”“对客观情况的真实性表示肯定”,张斌认为“真的”“表示对事物或情况的确认”,朱景松觉得“实在”表示“真的是(某种情况)”,意思都是这些词语表示某种评价。常见的汉语评价成分有两种。一种是像程度状语那样对谓语进行评价,附着在谓语上成为小句的组成部分。另一种是对小句命题的评价。如例(4)的说话人觉得小句命题“事与料违”,就用“偏偏”来表示这一评价,评价和基本命题共同构成一个新的命题(张谊生2000;石定栩、孙嘉铭2017;石定栩、周蜜2019;强星娜2020)。

- (4) 这些不起眼而又不容易做到的事,文明的张家港人偏偏做好了。

通过对实际语料的分析可以发现,“确实、实在、真的”与“偏偏”相似,都表示说话人对整个小句命题的评价,而不是对小句内部成分的评价。例(5)是说话人的自述,他对用电击治疗“网瘾少年”的家长 and 医生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就是魔鬼”。这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情况,而是说话人真实感情的流露,他然后再用“确实”表示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不容质疑。例(6)的“天文学家”用“真的”来评价假设条件句的基本命题,表示他要假定这个理论假设反映了真实情况,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命题。例(7)的相关小句描述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因为要照顾邻居的面子,所以他“不想撕破脸去打官司”,“实在”表示这是他容忍的极限,在原有命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命题。

- (5) 但我必须要用“魔鬼”来形容一些人,他们是父母,他们是医生,同时他们确实就是魔鬼。
- (6) 天文学家想到,如果太阳内部真的像理论上所说的进行着热核反应,一定能产生大量的中微子。
- (7) “做了三四十年的邻居,实在不想撕破脸去打官司,况且诉讼费用也高。”高博成说。

“确实、实在、真的”的句法地位及句法功能,是这种整体评价功能的基础。从例(8)和例(9)可以看到,“真的、确实”和“实在”都可以出现在否定成分的前面,而(8')(9')则显示否定成分不能出现在它们的前面。

- (8) 我真的/确实/实在不想练下去了,我想做一个正常人。

(8') * 我不真的/确实/实在想练下去了,我想做一个正常人。

(9) 小辰真的/确实/实在没有说过弟弟的坏话。

(9') * 小辰没有真的/确实/实在说过弟弟的坏话。

下面例(10)和(10')的对立说明程度状语只能出现在这些词语的后面,例(11)和(11')的对立说明这些词语只能出现在义务情态动词前面。

(10) 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光靠控制人员确实/实在/真的有点应接不暇。

(10') * 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光靠控制人员有点确实/实在/真的应接不暇。

(11) 这一单的工作量太大,你确实/实在/真的应该再多给一点时间。

(11') * 这一单的工作量太大,你应该确实/实在/真的再多给一点时间。

4. “实在”的语义个性

“实在、确实、真的”都表示确认和肯定,占有同样的结构位置而且有相近的句法表现,在小句中可以互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从语料库里搜集了“真的、确实、实在”的所有用例,各抽4000条不重复的副词用例做样本,并且随机各抽400条进行互换测试,看哪些句子不允许互换,然后分析不能互换的原因。测试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只考虑单个句子,只要替换之后句子仍然可以说,就算作可以互换。第二步是将句子放在语篇里考察,如果换了以后意义发生改变,不再符合原来的语篇展开脉络,就算作不能互换。测试的结果表明,如果只考察单个句子、只考虑是否能说而不考虑意义的改变,小句中的“确实”或“真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互换,就像例(12)和(13)那样,既可以用“真的”也可以用“确实”。

(12) 我们家那时候真的很穷。

(13) 对于北漂的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份不薄的收入。

“实在”的情况比较复杂。用“实在”来表示说话人态度的句子都可以改用“确实”或“真的”,所以例(14)(15)(16)都可以换用“确实”或“真的”进行评价。

(14) 他们实在太累了。

(15) 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16) 这些经历对于一个不甘于平庸现状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在说话人用“确实”表示评价的单个句子中,有些是可以换用“实在”的,下面的例(17)和(18)就是如此。

(17) 汶川地震后我去看过,我们确实是水平有限。

(18) 黄自先犹豫良久才说“确实很重。”

大部分用“确实”来表示评价的单个句子,却是不能用“实在”去替代“确实”的。例如:

(19) 我们在学校里知道,很久以前种族歧视确实/*实在存在。

(20) 在地球发展史上,确实/*实在生存过一种四只脚、长尾巴的巨大动物。

在使用“真的”来表示肯定态度的单个句子中,有些可以换用“实在”,例如:

(21) 这样下去,真的非常危险。

(22) 你真的很难接受一个不知名公司的OFFER。

另一方面,“真的”换为“实在”后变得不可接受的单个句子更多。例如:

(23) “无足极乐鸟”并不是真的/*实在无足。

(24) 二月十八日一大清早,张桂全真的/*实在挥起了杀人的屠刀!

由于第一步的分析只考察单个句子,而不考虑小句命题和语篇的关系,所以单个句子中

“实在”能否与“确实”或“真的”互换,决定因素必然来自小句内部。如果说话人认为小句的命题为真但却低估了相关情况,就会用“实在”来表示命题内容需要加强。“实在”和当前命题构成一个新命题,内容等级高于当前命题,所以“实在”评价的命题内容就必须能够分出程度高低。也就是说,“实在”只能评价可分级的命题(gradable proposition),而“确实、真的”既能评价可分级的命题,又能评价不可分级的(Cresswell,1976;王宏,2013)。

可分级是个语义学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形容词原形、比较级和最高级之间的变化,也可以用来描述反义词之间的意义差别。绝对反义词之间是非此即彼的互补关系,如“生—死、曲—直、完好—破碎”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分级的(non-gradable)。相对反义词是渐变语义连续统上不相连的两个节点,如“大—小、厚—薄、冰冷—火热”之间是渐变连续统,因此是可分级的。如果谓语的意义来自相对反义词,其内容就像例(25)那样可以分级,可以用“实在”去评价。如果谓语核心是绝对反义词,命题内容就像例(26)那样不可分级,不能改用“实在”评价。

(25) 打动女作家的,不是店主的高情厚义,而是书价实在便宜。

(26) 洪叔无奈地承认,油管真的弯了。

如果小句谓语的核心是动词,是否可分级则取决于其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之间的关系。例(27)命题核心是“起飞”,而“已经起飞”和“还没有起飞”之间是非此即彼的互补对立,因而无法分出等级,不能用“实在”加以评价。例(28)的“喜欢意大利”和“不喜欢意大利”之间可以分出许多等级,所以能用“真的”或“确实”评价,也能用“实在”评价。能够与“实在”匹配的还有例(29)那种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受不了”和“受得了”似乎也是非此即彼,但“受不了”和“受得了”之间还有“有点受不了、相当受不了”之类的量级,所以“受不了”还是可分级的。

(27) 他的那个航班真的/*实在已经起飞了。

(28) 说一句总话,我实在/真的/确实喜欢意大利。

(29) 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花3元钱进了一个夜市录像厅,趴在座位上睡着了。

说话人判断命题内容是否可分级时,多半依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或者说百科知识。比如同样是说“没有”,例(30)的“没有兄弟”和“有兄弟”是非此即彼的,而例(31)的“没有钱”和“有钱”之间却是可分成很多级的,所以前者不能用“实在”评价,而后者却是可以用“实在”评价的。

(30) 晓倩真的/确实/*实在没有兄弟。

(31) 那几天沈默手头真的/确实/实在没有钱,只好躲起来不出去。

有时候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场景里会有不完全相同的解读。例(32)的“坏(了)”说汽车还能不能开,是个非此即彼的不可分级状况,所以只能用“确实、真的”不能用“实在”来评价;而例(33)的“不像话”描述人的品质,是典型的可分级情况,所以“真的、确实、实在”都可以用在这里。即使是同一个词语的同一个解读,与命题中其他成分的互动有时候也会对分级产生影响。例(34)和(35)的主要动词都是“知道”,但“不知道再讲点什么好”和“知道再讲点什么好”中间可以有很多种情形,诸如“有点知道再讲点什么好”之类,所以例(34)的命题是可分级的,用“实在”评价实属正常;而例(35)里的“噩耗”是个非常单一的概念,“知道”和“不知道”之间几乎是非此即彼,所以用“真的、确实”评价很正常,用“实在”就有点怪怪的了。

(32) 我们那辆悍马*实在/确实/真的坏了。

(33) 偷农民蔬菜的那些人实在/真的/确实不像话。

(34) 先人流传下来的故事都讲完了,妈妈真的/确实/实在不知道再讲点什么好。

(35) 刚刚苏醒的林鹤真的/确实/??实在不知道这个噩耗。

5. “真的、确实”的语篇关联

“真的”与“确实”在单个句子中的表现非常相似,由此可以推测“真的”和“确实”与谓语的匹配关系大致相同。单个句子的互换测试也证实了这一推测。例(36)(37)和(38)那种单个句子里的“真的”都能与“确实”互换,而例(39)(40)和(41)里的“确实”也能与“真的”互换而不改变句子的可接受程度。

- (36) 这一次,他真的有些不自在了。
- (37) 我立即要他放心,因为我真的带了足足有余的钱出来。
- (38) 中国的水土条件让许多人“饱含泪水”,因为土地真的“伤不起”了。
- (39) 当前的中东局势确实“十分危险”。
- (40) 李市长在电话里确实是这么讲的。
- (41) 雄鸳鸯确实是世界上最美的水禽。

将句子和相关语篇放在一起考察,得到的却是另一种规律。“确实”和“真的”能够互换而不影响可接受程度的情况相对较少。如果将例(42)和(43)的“真的”换成“确实”,或者将例(44)和(45)的“确实”换为“真的”,整个语篇就会变得十分别扭,甚至无法正常理解。比如例(42)是说一名军医为了考出国研究生而闹转业,结果挨了处分,留在部队里还在做出国梦,直到部队接到命令要出国执行任务。讲故事的人用“真的”来评价“这回要出国了”,就是因为前面有个出国梦破碎的背景命题。如果改用“确实”的话,就会失去这个对立,没有梦想成真的意思了。例(43)说的是“她”为了骗家人装着想呕吐,结果胃里一放松就“冲着被子吐开了”。只有用“真的”来评价呕吐事件,才能体现这种假吐和真吐的对立,改用“确实”的话,就改变了弄假成真的故事情节了。

- (42) 营卫生所一名医生,本科生,不想在部队干,总想着凭自己的一口外语,考研究生,考出国留学,坚决闹转业挨了处分。这回真的要出国了,他却政审被审下来留守。
- (43) 她坐了起来,装作要呕吐的样子。结果她胃里一切都放松起来,真的冲着被子吐开了。

例(44)中齐桓公质疑“会九九歌也算本领”,背后的意思是“算不上什么大本领”,那个人用“确实”表示他认同齐桓公的看法。如果改用“真的”变成他的观点与齐桓公相反,就把故事脉络搞乱了。例(45)里对话的一方觉得“他的坚持性,加上我的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上,便是无敌搭档”,而另一方用“确实是最佳配合”来表示赞同。如果改用“真的”,变成了两个人的看法相反,就改变了故事脉络了。

- (44) 有人前来求见,齐桓公说“你有什么本领?”来者说“我会九九歌。”齐桓公嘲笑他“会九九歌也算本领吗?”那人回答“背九九歌确实算不上什么大本领,但是如果您对我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我高明的贤士不来应聘吗?”
- (45) “看来,你识货,他的优点和缺点全表现在这上面。”“所以,他的坚持性,加上我的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上,便是无敌搭档。”我承认,确实是最佳配合。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只考虑单个句子里出现的“真的”或“确实”,大部分情况下两者是可以互换的,这说明它们的语义和句法功能非常接近。一旦将这种句子放到语篇里考察,大部分的“真的”和“确实”就不能互换,这说明两者牵涉到不同的语篇脉络,或者说它们与背景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

如果当前命题与背景命题意义相反或接近相反,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对立命题 p 和 $\sim p$,以及背景命题为弱化 $\sim p$ 的情况,说话人就可以用“真的”来表示当前相关命题内容准确无误。也

就是相对于背景命题,“真的”表示对事物或情况的确认(张斌,2001;方清明,2012)。如果当前相关命题与背景命题相等或相近,而且语篇中有针对背景命题的质疑、迟疑或者顾虑,说话人就可以用“确实”和当前命题组成新的命题,表示当前命题的内容准确无误,值得相信。需要注意的是,说话人用“真的”或“确实”表示的是自己对命题内容准确度的判断,与命题内容是否真实或是否反映了客观情况并没有直接关系。

有些背景命题可以在语篇中找到。例(46)的当前命题是“狼来了”,背景命题是其前句“狼来了的警钟响起”。两个命题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反,如果改用“确实”,就会与背景命题发生冲突。有些背景命题在语篇中并不直接出现,需要推导出来。例(47)用“真的”评价的当前命题是“到外面一看”,语篇中并没有与之相反的命题,但相隔六句之外有句“成天在山沟里呆着”,可以认为是弱化的 $\sim p$,与当前命题描述的事件相反。

(46) 如果从申请复关的1986年算起,从狼来了的警钟响起到狼真的来了,中间相隔几乎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对某些不思进取的行业还要保护到什么时候呢?

(47) 教书的人也要有眼界才行,成天在山沟里待着,教出来的学生也会木头木脑的。不是蓝老师来,我们哪会想到当老师的也要培优!以往,外面人说界岭的人不是女苕就是男苕,觉得是受了侮辱。真的到外面去一看,才明白我们早已跟不上潮流。

下例(48)的背景命题是有人质疑小岗村包产到户事件的细节,所以说说话人用“确实”对当前命题进行确认,认为“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准确无误。例(48)不能改用“真的”去评价,因为小岗村的事迹家喻户晓,几乎不可能出现完全否定这一事迹的背景命题。例(49)的当前命题是“他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虽然语篇中却没有出现明显的背景命题,但从周恩来的原话中可以推导出与当前命题相近的意思,也就是可以推导出背景命题。作者用“确实”来表示背景命题不容质疑,自己坚信周恩来面对死神时的从容心态。

(48) 不管怎么说,我们却觉得,那张“秘密契约”是真是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确实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

(49)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有些语篇中有两个或更多的句子可以充当背景命题,有些语篇可以推导出多于一个的背景命题,甚至同一个背景命题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当前命题和不同的背景命题匹配,两者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自然也就不同。这就意味着这种语篇中针对同一个当前命题会有两个或更多的潜在话语逻辑,因而形成了歧义语篇。例(50)的当前命题是“它是否感染了禽流感”,背景命题是“东部巴真府一名禽流感患者住所附近的一条狗近日感染禽流感”,如果说说话人觉得背景命题为假的可能性很大,就可以像(50)那样用“真的”来评价当前命题。如果说说话人只是对背景命题有些疑虑,就可以改用“确实”来评价。例(51)有一个解读是以“那三本书都是禁止借出去的”为背景命题,那么“我”用“确实”来评价“书背上贴着禁止带出的红色标签”就是合理的;如果将背景命题理解为“我”起初不相信“老人”说的话,那么“我”就应该用“真的”来评价当前命题。

(50) 泰国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厅负责人3日说,东部巴真府一名禽流感患者住所附近的一条狗近日感染禽流感的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感染了禽流感”。

(51) “谢谢。”我说着把三本书拿过来,往出口走去。“等一下,那三本书都是禁止借出去的。”老人说。

我一看,书背上确实贴着禁止带出的红色标签。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语篇的歧义,或者语篇中可以找到多个可以充当背景命题的句子,有些可以与“确实”句匹配,有些可以与“真的”句匹配,但表示同一个意思的背景命题与“确实”和“真的”都匹配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6. “实在”的话语逻辑

如果不考虑语义变化,单个句子里的“实在”都可以改用“真的”或“确实”,而使用“真的”或“确实”评价的单个句子,只要谓语是可分级的,也可以用“实在”取代“真的”或“确实”。不过,如果考虑互换之后带来的语义变化,特别是对语篇脉络的影响,语篇中的“实在”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与“真的”或“确实”互换的。例(52)是一个北漂歌手的自述。他在北京多次碰壁后决定放弃理想,一位唱片公司的老总希望他“别放弃对音乐的追求”,用当前命题“放弃了太可惜了”来劝告他,并且使用“实在”将当前命题的内容推向了量级的极值,或者说“极性”(李劲荣,2007,2018)。如果改用“真的”就成了有人觉得不可惜,而老总觉得可惜;如果改为“确实”就成了有人质疑是否可惜,而老总认为值得可惜。这两种话语逻辑都不符合例(52)的故事情节,所以这里的“实在”是不能换为“真的”或“确实”的。

(52) 他听了我的专辑后,便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我,与我谈了几次,鼓励我别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我这样的好歌手,放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他甚至说若如此便是未来歌坛的一大损失,也将是他的遗憾。

下面例(53)是一位北京老大爷讲的故事。他在父亲病危时去求舅舅帮忙但不成功,父亲催他再去,连说两句“我不成了”。第一句充当背景命题,第二句作为当前命题加上“实在”之后表示“不成了”已经接近极值了。语篇中没有与“不成了”相反的命题,也没有对此提出质疑的命题,所以无法形成支持“真的”或“确实”的话语逻辑,如果将“实在”换成“真的”或“确实”的话,故事的脉络就会受到破坏。

(53) 这样我就半夜找舅舅去,结果我舅妈迎出来,说你舅舅没在家。我就返回来了,一走半宿。第二天呢,又去了,连着又去。我父亲说“我不成了,实在不成了。你一定去找你舅舅去,你赶快去找去,告诉他我不成了。”

“实在”的话语逻辑同样牵涉到当前相关命题和背景命题,但两个命题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不是 p 和 $\sim p$,也不是质疑和肯定,而是相等或近似。说话人用“实在”与当前命题共同构成一个新的命题,保留了当前命题原有的内容,但改变了内容的量级地位,将其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甚至是量级的极值(王宏,2013;张振亚,2013)。例(53)的背景命题和当前命题相同,“实在”和后者构成的新命题表示极值,也就是“我”马上就要离世了。例(54)的当前命题是“躲不过去”,语篇里没有明显的背景命题,但当前命题之前的那句“想尽各种办法来逃避”,显然提示逼婚和逃避的戏码在不断上演,直至达到了“实在躲不过去”这个极值。

(54) 马晓军看不上那个胖女孩,为了推掉这门婚事,想尽各种办法来逃避,最后见实在躲不过去,索性也像我当初那样,与父母不辞而别,来到了北京。

当前命题加上“实在”之后在量级上高出背景命题很多,如果两个命题前后相连就会形成递进复句,在人际交流中可以用来表示特殊的意义。电影《地道战》中,汉奸汤司令的那句“高,实在是高”,就是典型的阿谀谄媚用法。正因为“实在”句所在的语篇中,当前命题和背景命题往往极为相似甚至是同义反复,相关的背景命题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显而易见、不必出现的。从语料库中找到的语料大多像下面的例(55)至(56)那样,只出现当前命题而没有背景命

题,例(53)反而是相当少见的例外。

(55) 特别可贵的,是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认为人力能征服自然,制服“天命”,应该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在2000多年前,苟况能提出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56) 在全国一片讨伐复辟的怒吼声中,袁世凯虽然从1916年元旦起开始当了皇帝,但实在当不下去,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一共只做了83天皇帝。

“实在、确实、真的”的句法特性大致相同,这是它们的共性;三个副词的基本语义都是肯定和确认,在句子层面都表述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评价,这同样体现了它们的共性。“实在”的语篇关联及其话语逻辑,以及上一节讨论的“确实”和“真的”之间的话语逻辑差别,则是它们的个性。文献中还讨论过“实在”的另外一些特性,比如主张“实在”“强调事情的真实性”^①(李劲荣 2018)。“实在”改变了当前命题的量级地位,将其提升到高位甚至极值,当然可以视为具有强调功能。只不过“强调”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真的、确实、非常、十分、简直、绝对”的功能都可以用“强调”来描述(吕叔湘,1999),所以这一分析实际上是用上位概念取代了下位概念,虽然符合汉语事实,但对于近义词的辨析帮助不大。

另一种分析是将“实在”的功能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主张“实在”强调否定与负面的情形与信息(杨雪梅 2012;李劲荣 2018),这就为区分“实在”与“确实、真的”以及“的确、真”等提供了可能的依据。问题是,否定是句法层面的现象,负面信息说的是交际双方根据个人情感对命题内容的判断,两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表示负面信息的句子被否定后往往就变成传达正面信息,说“实在”同时强调否定与负面显然不符合逻辑。事实上“实在”后面可以出现否定成分或负面情形,也可以出现肯定陈述或正面情形。上面的例(53)至(56)就既有肯定句也有否定句,实际内容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有人做过统计,使用“实在”的句子中,否定句占45%(肖奚强 2007)或者42%(张则顺 2011);而出现“实在”的句子中,表示褒义和表示贬义的比例则为37:99(周密 2016)。

还有一个思路是将“实在”的语义格局定为“本来 $\sim q$,因为实在 p ,所以 q ”,并以此作为“实在”的性质(李劲荣 2007、2018)。从搜集到的语料看,像下例(57)那样将“实在”用于原因分句的有一定数量,但像例(58)那样在非因果的流水句中使用“实在”的情况更多。

(57) 我本来已发誓不再和司徒聪拗劲儿($\sim q$),但此时实在忍不住(p),又不由自主地抬起杠来(q)。

(58) 该局副秘书长郑文耀致辞时表示,获奖同事默默耕耘达20年、30年甚至40年,他们所作的贡献实在值得肯定和表扬。他向在去年非典事件中,竭尽所能为学生的安全而努力工作的同事致意。

“实在”可以改变肯定句或否定句命题的量级,也可以将正面内容或负面内容提高到极值,但这不等于“实在”表示肯定、否定、褒义或贬义;“实在”可以用于因果复句,也不等于“实在”就表示因果。在虚词分析中应该避免“将虚词所在的格式的语法意义归到那虚词身上”(马真 2004: 213)。

7. “确实、真的、实在”的词类地位^②

本文从一开始就将“确实、真的、实在”归入副词,但后来又将它们句法功能总结为表示说话人对当前命题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个难题。汉语语法界的主流观点是给词语分类“只

① 感谢匿名评审的提醒。

② 这部分本来准备另文讨论。感谢匿名评审的提醒,在这里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而副词是“只能充任状语的虚词”(朱德熙,1982:37-38),或者说“副词的主要用途是做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或者修饰整个句子”(吕叔湘,1999:18)。“确实、真的、实在”的功能是对命题进行评价,归结为副词似乎就缺乏依据了。

走出这一困境的办法之一是修改状语的定义,比如将对小句进行评注的成分处理为“评注状语”(张谊生,2000、2004)。这样一来,表示评价的“确实、真的、实在”就算状语,自然也是副词了。办法之二是改变修饰的定义,认定“表达反问、估量、肯定、转折、侥幸等各种语气的副词,有许多能够修饰形容词”,也就是主张“毕竟”在“毕竟暖和”里修饰“暖和”,“根本不便宜”的“根本”修饰“不便宜”(李泉,2002:86)。依此类推的话,表示“肯定”的“确实、真的、实在”自然也就修饰形容词,成了充当状语的副词了。

还有一个办法是仿照英语关于饰句副词(sentential adverb)的处理方法(黎锦熙,1924/1992),直接将“确实、真的、实在”算作副词。英语的definitely和unfortunately之类有副词的形态但保留了形容词的语义。这些成分的结构位置在句首或主谓之间,表示对于句子命题的评价却又不使用系动词be,所以英语语法界将这些成分处理为全句状语,并且特意说明这是对句子命题的评价(如Biber等,1999);或者是分析为言者副词(speaker-oriented adverb),作用相当于以所在小句为主语的形容词谓语(Ernst,2009)。英语全句状语和汉语评注状语的分析异曲同工,都是修改状语的定义以便处理性质、功能都很特殊但数量不大的一组成分。本文将“确实、真的、实在”分析为副词,背后的逻辑与此十分相似(石定栩,2021)。不过,“确实、真的、实在”的意义和功能不同于表示时间、地点、程度或方式的副词,还需要有一个能准确反映其语法地位的小类。文献中常见的说法有语气副词、情态副词和评注副词。

“语气”原本是日常用语,表示“说话的口气”(《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黎锦熙(1924/1992)用来翻译英语语法的mood,因此有了与indicative mood,imperative mood和interrogative mood对应的决定语气、祈使语气和疑问语气这几个语法概念,并且逐步演变成汉语的句子类型。这种划分句类的做法偏离了mood的本意(Palmer,1986),但却简单易懂,一直为汉语教材沿用(黄伯荣、廖序东,1991;胡裕树,1995)。吕叔湘(1942/1982:257)做了一些改进,将汉语语气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前者包括“语意”和“语势”,后者与源自mood的语气概念相似,包括“直陈、疑问、商量、祈使”等。

王力(1943/1982:359-360)认为,语气是“表情绪”的,出现在句末的是语气助词,而“居于副词所常在位置”的是语气副词,包括“诧异、不满、轻说、顿挫、重说、辩驳、慷慨、反诘”八个小类。语气分析的文献中,使用王力先生理论框架的很多(如黄国营,1992;刘金枝,2017;陆雨,2018;王尹,2021),但也有不少对王力理论做出修改的。比如贺阳(1992:59)就认为语气是“说话人针对句中命题的主观意识”,包括相当于mood的功能语气,由各种情态动词表示的评判语气,以及用语气副词表示的情感语气。齐沪扬(2002:9)认为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子命题的一种主观意识”,分为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两种。前者相当于黎锦熙说的句子类型,后者包括情态动词和语气副词的功能。史金生(2002:17)也认为语气是“表示说话人主观情态的语法形式”,但只包括情态动词和语气副词而不包括句子类型。

贺阳认为汉语的语气相当于英语的modality,齐沪扬认为语气是mood,而史金生认为语气是mood,但与modality的内涵相同。Modality更常见的译法是“情态”,所以又有人将语气副词改称情态副词(太田辰夫,1958/2003;崔诚恩,2002;徐晶凝,2008;张云秋、林秀琴,2017;颜刚,2019;韩文羽,2020;吴德新,2021),这就造成了困扰。

英语的 mood 是一种形态-句法手段,表明说话人对句子命题真值的判断,最具代表性的是表示命题违实的 subjunctive mood(虚拟语气)。Modality 是句法手段,用情态动词来表示主观认知(epistemic modality)以及客观要求或能力(deontic modality and dynamic modality)。尽管 mood 和 modality 都可以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意识,但表现的是不同的主观意识,而且使用的语法手段基本上不重合。Traugott(1989)后来造了个术语 modal adverb, Halliday(1985)以及 Halliday 和 Mathiessen(2014)创造了 mood adjunct(adverb)和 modality adjunct(adverb)两个术语,都对 mood 和 modality 做了严格区分。

汉语不用形态-句法手段来表示命题的违实,所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subjunctive mood。其余的几个“语气”在汉语语法分析中当作句子类型,也已经不再是 mood 的意思了,所以汉语文献里的语气副词和 Halliday 所说的 mood adjunct 有很大的差别(辛慧,2016)。英语的 modality 由 modal verb 表现,汉语的情态用“情态动词/模态助动词”来表示,二者的可比性很强,可以分析为同一个概念;但 Traugott 的 modal adverb 和 modal verb 其实没有直接关系,所涵盖的副词和汉语文献里的情态副词也不是同一个类别。

经过近百年的演变,由 mood 译过来的“语气”概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和 mood 的关系也已经接近零了;语气副词同语气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与情态副词的关系同样如此,要想回到王力先生的语气和语气副词框架里,已经十分困难了(赵春利、石定栩,2011)。所以本文不采用语气副词和情态副词的说法,而是按照功能分类(张谊生,2000、2010),称为评价副词(evaluative adverb)^③,并将“确实、真的、实在”归入主观评价副词(姚瑶、石定栩,2015;石定栩、孙嘉铭,2016、2017),表示说话人对当前命题(at-issue proposition)的主观评价,与“言者副词”(speaker-oriented adverb; Ernst, 2009)类似。显而易见,主观评价副词是评价副词的下位概念,应该还有一个下位概念客观评价副词,细节会另文讨论。

8. “真的、确实、实在”的结构位置

“真的、确实”和“实在”牵涉到不同的话语逻辑,句法上有些差别但不显著。最直接的解释是这几个副词的结构位置相同,与所在小句的句法关系也基本相同。这几个副词的功能不是修饰、限制小句谓语,甚至不是小句基本命题的组成部分,而是对所在小句进行说明,与小句命题共同构成一个新命题。这几个副词的语义特征都包括“肯定、确认”,但又都有各自独特的语义,对所在小句命题做出的说明也因此有同有异。

这几个副词的句法地位与“根本”相似,可以借用 Speas 和 Tenny(2003)与蔡维天(2010、2019)的假设,用图 1 或图 2(见下页)来表示这些副词的结构地位。图中的 Eval(uative) P(评价短语)是“确实、真的、实在、根本”等主观评价副词的最大投影,结构位置在小句 TP 和句子 CP 之间。在 TP 和 CP 之间安放这种最大投影是分层 CP(Split CP)假说的一部分,与话题、疑问、语力相关的几个最大投影都放在这种位置上(Rizzi,1997、2001、2004)。

图 1 和图 2(见下页)的区别在于评价短语的核心是评价算子 Op_{Eval} ,还是“确实”等副词。两种结构都能确保小句 TP 是这些副词的评价对象,但各有利弊,细节会另文讨论。

^③ 张谊生(2000)将 evaluative adverb 译为“评注副词”,这里称为“评价副词”,因为这类副词并不“注释”相关命题,也不添加“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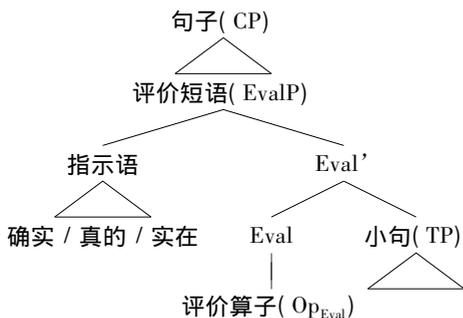


图1 评价短语的可能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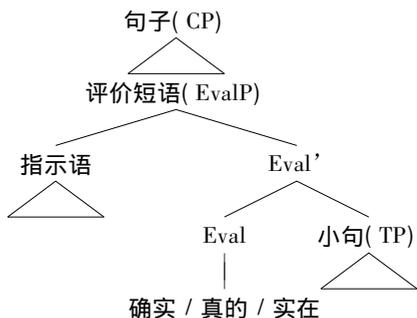


图2 评价短语的另一种可能结构

可以出现 CP 层和 TP 层之间的短语还有好几种,除评价短语和话题短语之外,常见的还有否定短语和认知情态动词短语,如例(59),相应的结构关系可以用图3来表示。

(59) 曲婧确实不应该没有参加那次研讨会,可以查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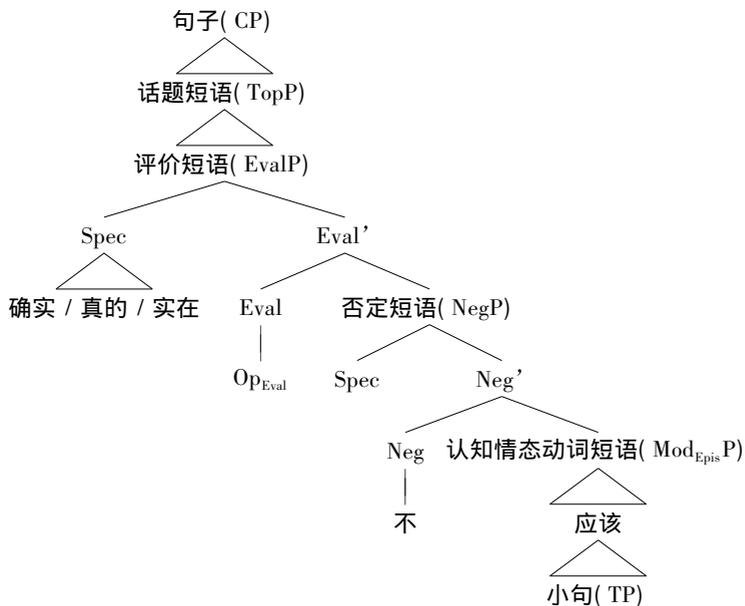


图3 例(59)的结构图

图3标明了例(59)中各个成分的结构位置,但也留下了不少需要解释的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主语的位置。按照最简方案的设计,小句主语的原始位置在动词短语的指示语(Spec)里,在句法过程中逐步爬升到小句TP的指示语位置上,形成常见的语序(Chomsky, 1995、2001; Rizzi, 2001、2004; 蔡维天 2019)。图3的结构意味着如果没有额外的因素驱使主语继续爬升,实际语序就是小句连同主语跟在“确实”和“应该”的后面,也就是例

(60) 那样的句子,类似的还有例(61)那种认知情态动词出现在主语前面的。这些都是汉语里不算罕见的句子(吕叔湘, 1999),所以图3的结构代表了汉语的真实情况。这个结构应该还可以形成例(62)之类的句子,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这样说,但一般人都会觉得可以接受。

(60) 据史书记载,确实这个太子对十八阿哥、自己亲弟弟的病情十分冷淡。

(61) 应该全体住户没有任何人外出。

(62) 确实不应该就浩峰一个人没有参加那次研讨会。

图3里小句的主语可以停留在TP的指示语位置上,也可以继续爬升,进入话题短语TopP的指示语位置,形成例(59)那样更为常见的句子。

图3的结构可以生成由主观评价副词、认知情态副词以及否定成分组成的各种句子,准确反映了汉语的事实。至于为什么例(59)更为常见以及如何分析这种情况,牵涉许多汉语事实的认定以及理论内部的考虑,细节会另文讨论。

9. 结论

本文从语义、句法、语篇这三个维度来探讨“确实、真的、实在”的异同。初步结论是它们的句法功能类似,可以分析为具有相同的结构位置;它们的语义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构成一组近义词。它们与小句的语义关系同中有异,与语篇的关系差别很大,形成了不同的话语逻辑,这是这三个词语最大的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10 《谈汉语模态词的分布与诠释之对应关系》,《中国语文》第3期。
- 蔡维天 2019 《制图理论和汉语语法》,《语言学研究》第1期。
- 崔诚恩 2002 《现代汉语情态副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方清明 2012 《再论“真”与“真的”的语法意义与语用功能》,《汉语学习》第5期。
- 韩文羽 2020 《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贺 阳 1992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
- 侯学超(编) 1998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裕树(主编) 1995 《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 1991 《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国营 1992 《语气副词在“陈述一疑问”转换中的限制作用及其句法性质》,《语言研究》第1期。
- 黎锦熙 1924/1992 《新著国语法》,商务印书馆。
- 李劲荣 2007 《“实在”句的语义格局与句法制约》,《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李劲荣 2018 《再论“实在”的语法意义》,《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第6期。
- 李 泉 2002 《从分布上看副词的再分类》,《语言研究》第2期。
- 刘金枝 2017 《语气副词“确实”的语义及篇章功能分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月华 潘文娉 故 桦 1988/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陆 雨 2018 《确认类语气副词“真的、的确、确实”的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罗琼鹏 崔 晋 2017 《意义的多维性与多维度语义学》,《外国语》第5期。
- 吕叔湘 1942/1982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马 真 2004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 2002 《论现代汉语语气系统的建立》,《汉语学习》第2期。
- 强星娜 2020 《无定预期、特定预期与反预期情状的多维度考察——以“竟然”“偏偏”等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
- 石定栩 2021 《主观评价词语的句法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石定栩 孙嘉铭 2016 《频率副词与概率副词——从“常常”与“往往”说起》,《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石定栩 孙嘉铭 2017 《客观副词与主观副词——再论“常常”与“往往”的区别》,《现代外语》第1期。
- 石定栩 周 蜜 2019 《“偏偏”“偏”和近义副词辨析》,《华文教学与研究》第3期。
- 石定栩 周 蜜 姚 瑶 2017 《评价副词与背景命题——“偏偏”的语义与句法特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史金生 2002 《现代汉语副词的语义功能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太田辰夫 1958/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 宏 2013 《“实在”类情态副词的句法语义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 力 1943/1982 《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
- 王 尹 2021 《肯定类语气副词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吴德新 2021 《情态副词“说不定”的语义功能及其浮现机制》,《汉语学习》第6期。
- 肖奚强 2007 《略论“的确”“实在”句法语用差异》,《语言研究》第2期。

- 辛 慧 2016 《现代汉语语气成分标记性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徐晶凝 2008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昆仑出版社。
- 颜 刚 2019 《现代汉语或然性情态副词的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杨雪梅 2012 《副词“实在”的语义分析及教学应用》,《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 姚 瑶 石定栩 2015 《背景命题及其触发机制——从“根本”说起》,《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 张 斌(主编) 2001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 张 斌(主编) 2010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商务印书馆。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
- 张谊生 2004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学林出版社。
- 张谊生 2010 《现代汉语副词分析》,三联书店。
- 张云秋 林秀琴 2017 《情态副词的功能地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张则顺 2011 《“实在”句的语义格局和对外教学探讨》,《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张振亚 2013 《“实在”的语义结构及其句法限制——兼与李劲荣先生商榷》,《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赵春利 石定栩 2011 《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周 密 2016 《“实在”与“确实”——基于语料库的比较研究》,《长治学院学报》第 4 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景松(主编) 2007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语文出版社。
- Biber, Douglas, Stig Johansson, Geoffrey Leech, Susan Conrad and Edward Finegan 1999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New York: Longman Publications Group.
- Bloomfield, Leonard 1935 *Languag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chael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1-52.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resswell, M. John 1976 The Semantics of degree. In Barbara Partee (ed.), *Montague Grammar*, 261-2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rnst, Thomas 2009 Speaker-oriented adverb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 Theory* 27: 497-544.
- Halliday, Michael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nd Baltimore: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ichael A. K. and Christian Mathiessen 201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aplan, David 2004 *The Meaning of Ouch and Oops*. L. Howison lecture delivered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GRLlgPl6w>.
- Palmer, Frank R. 1986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8. Dordrecht: Kluwer.
- Rizzi, Luigi 2001 On the Position “Int(errogative)” in the left periphery of the clause. In Guglielmo Cinque and Giampaolo Salvi (eds.), *Current Studies in Italian Syntax: Essays Offered to Lorenzo Renzi*, 287-296. New York: Elsevier.
- Rizzi, Luigi 2004 Locality and the left periphery. In Adrian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223-2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eas, Peggy and Carol Tenny 2003 Configurational properties of point of view roles. In Anna-Maria di Sciullio (ed.), *Asymmetry in Grammar*, 321-35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 31-55.

石定栩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201670017@oamail.gdufs.edu.cn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ptember , 2022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SHEN Jiakuan , Inserted words and alternate pro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 script ,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Chinese texts are actually paralleled verses and Chinese prose is in essence an “alternate prose” (*bianwen* 变文) which is an enriched version of paralleled verse with “inserted wor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le categories of words that can be inserted and discusses the types of text transformation.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exts of old Mandarin and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are actually derived from paralleled verses. Though having been transformed to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 these texts still contain traces of paralleled verses. Since paralleled speech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 no matter to what extent verses are transformed ,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texts is still based on the *dui*-speech format. To recognize that Chinese language combines parallelism with variation and that variation resides in orderliness and balance is significant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nature and a better employment of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Keywords: inserted word , alternate prose , verse , prose , vernacular Chinese , *dui*-speech format

SHI Dingxu ,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n *qushi* (确实) , *zhende* (真的) and *shizai* (实在): Semantics , syntax , discourse and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grammar

This paper offers a thorough research on the linguistic properties of *qushi* (确实) , *zhende* (真的) and *shizai* (实在)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emantics , syntax , discourse and their interfa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se three words are a group of synonyms which share many semantic features in common. They also present similar syntactic properties and could replace each other in many cases. However , since the three words indicate different logical relations in discourse , when the background proposition of a sentence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preceding context , the three words could hardly replace each other.

Keywords: *qushi* (确实) , *zhende* (真的) , *shizai* (实在) , syntax-semantics-discours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CUI Xiliang , The modal marker *suanle* (算了) and the motivation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 there are three identities of *suanle* (算了): a verb meaning “to give it up” , a particle indicating “to end up” , and a discourse marker of topic change or illocutionary 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various modal functions of *suanle* and categorizes them into speaker-oriented modality and agent-oriented modality , subjective modality and objective modality , and realis modality and irrealis modality. The major and peripheral modal meanings of *suanle* are also distinguished with the core being “to give up or accept involuntarily”. Besides , the contradiction that *suanle* can expres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of the speaker is also discusse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uanle*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motivated by the reanalysis of *suan+liao ba* (算+了罢) as *suanle + ba* with an ultimate drop of the final particle *ba*.

Keywords: *suanle* (算了) , modality , grammaticalization